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本義卷十二

元　程端學　撰

僖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隕公羊作霣是公羊作提誤也鷁五歷切穀梁作鶂

先石後五者猶書言牛一羊一豕一之意也杜氏曰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程子曰退飛倒逆飛必有氣驅之存耕趙氏曰石靜物也而隕

自天鷁進物也而退飛異矣見於宋應在宋也○康
侯胡氏曰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
於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
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
矣宋襄公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不自省其德也後有
盂之執泓之戰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
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此記三桓之始友之後季孫行父季孫宿季孫意如
季孫斯皆執魯政至意如而逐昭公是以謹志其卒
義又見閔元年季子來歸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劉氏曰春秋譏世卿莫甚於魯魯之大夫皆世卿
然莫强於季氏仲氏季氏出昭公而仲氏弒子赤此
皆世卿能成其禍者也是以春秋書之康侯胡氏曰
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為書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
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

世為卿也季子在僖公有翼戴之勩襄仲弒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鄫穀梁作繒）

高氏曰季姬嫁于鄫纔及八月而卒然其所以為鄫之禍甚酷故春秋詳志之以為後世之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茲公羊作慈）

高氏曰此公子牙之子也世秉魯政至春秋之終而猶未絶存耕趙氏曰以著三桓之子孫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高氏曰邢侯始與會而在鄭許之下者此齊次之也

淮杜氏曰臨淮郡左右張氏曰後漢為下邳國後為泗州義見隱九年會于防○朴鄉呂氏曰大要為淮

夷而為此會其伯業既衰之時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張氏曰英氏皐陶後之封楚之與國左氏曰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邦衡胡氏曰楚人病徐齊桓不能服楚而伐其與國是遷戮也皆未詳信否

義又見莊三十年齊伐山戎

夏滅項

杜氏曰項國即汝陰項縣張氏曰子爵漢屬汝南即

陳州項城縣左氏曰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
取項程子曰滅人之國辠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
滅國書取滅項君在會季孫所為也故不諱愚謂先
書滅項後書公至自會則大夫擅國政握兵權可知
此亦昭公客死乾侯之權輿也故曰禮樂征伐自大
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春秋書此一見王綱大壞而大
夫滅國二見魯君失政而三桓擅權三見齊桓未死
而伯業已墜矣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君舉陳氏

曰滅項失兵權之漸也襄公在晉書邾庶其來奔昭公在晉書莒牟夷來奔春秋之季大夫不禀命者非但魯也鄭伯會于夷儀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蔡侯會于召陵蔡公孫姓帥師滅沈春秋必志之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皮彦切公羊左氏作弁

杜氏曰卞魯國卞縣張氏曰在襲慶府泗水縣義見十一年此則公在會而夫人自出會瀆亂極矣○存耕趙氏曰夫人前與公會齊侯于陽穀矣今又獨會

齊侯于卞失禮成俗習以為常姦與不姦未可知也
聖人因其會而書之謹禮也懲惡也

九月公至自會

孫氏曰踰三時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此又見滅項
會卞而公在會非特踰時而已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東萊呂氏曰桓公雖能用管
仲攘夷狄伯諸侯有一匡天下之功然仲本無正心

誠意格君之學徒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公羊宋公下有會字

左氏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

太子雍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
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
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内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
虧孝公奔宋十八年春宋公以諸侯伐齊穀梁曰非
伐喪也愚謂宋襄當齊桓盛時無役不從其事齊如
此其謹也桓既卒而帥諸侯以伐喪者非特納孝公
也急求伯也不度德不量力而求諸侯此其身見執
國幾亡也齊桓帥諸侯尊天子攘夷狄生民息肩四

十年冝其既沒而人益思之然死僅踰月而諸侯伐之者身不修而家不齊人不心服也吾觀齊宋舉可為永鑒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張氏曰長幼有定分桓公管仲不能自制其尊卑正否之辨而輕屬幼少以為亂階公之君臣既失其制命之義矣今桓公未葬長子既立宋襄不能從冝因勢順其少長以撫定之使得以終桓公之喪乃成桓之私意帥四國之諸侯奉少奪長大亂齊國春秋深辠之也

夏師救齊

稱師將卑師衆也諸侯非王命不得擅興師然諸侯

伐齊而魯救之猶為彼善於此但僖公之祖桓公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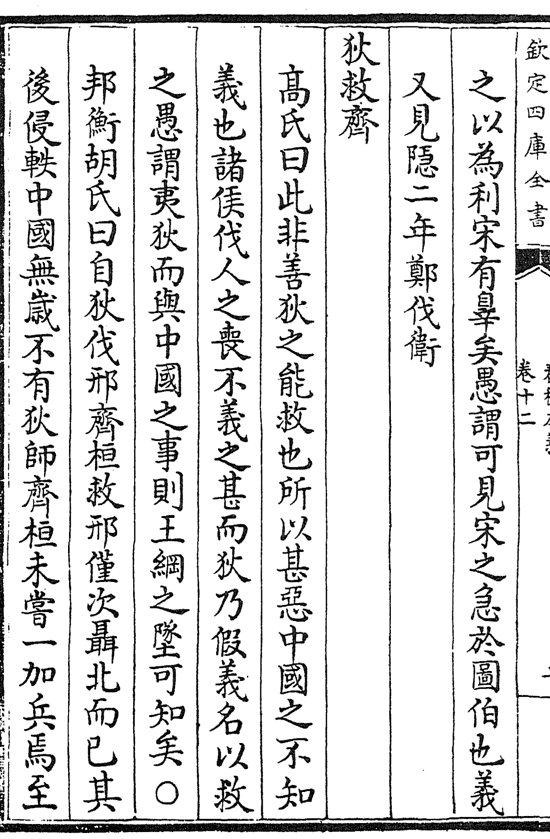
殺於齊為子孫者忍救之乎若桓公在時以伯事名

則僅可耳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甗魚免切

劉氏曰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宋師為志乎此

戰也杜氏曰甗齊地莘老孫氏曰幸其喪乘其亂伐



之以為利宋有辠矣愚謂可見宋之急於圖伯也義

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狄救齊

高氏曰此非善狄之能救也所以甚惡中國之不知義也諸侯伐人之喪不義之甚而狄乃假義名以救之愚謂夷狄而與中國之事則王綱之墜可知矣○邦衡胡氏曰自狄伐邢齊桓救邢僅次聶北而已其後侵軼中國無歲不有狄師齊桓未嘗一加兵焉至

其卒而宋伐之中國莫與而狄乃救之其齊與狄交孚而相親乎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康侯胡氏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櫃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于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義又見

隱三年葬宋穆公○存耕趙氏曰五伯桓公為盛葬

不及期何哉管仲既死而寺貂易牙乗時用事使桓公不能保其子以此見閹寺之為人國家害甚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

陸氏曰凡夷狄用兵唯舉國號如諸侯列序侵伐盟會則稱人以便文而君臣同辭愚謂邢既稱人則狄亦稱人以成文耳無他義也夫狄嘗伐邢邢至遷國則狄者邢之仇也今邢以中國而偕夷狄以伐同姓邢之辠大矣亦為其後衛伐邢滅邢起文也義又見

隱三年鄭人伐衛及七年戎伐凡伯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左氏曰宋人執滕宣公高氏曰此宋求伯也莊十六年幽之會齊桓始伯滕子與焉旣而背之至齊侯卒凡三十七年衣裳兵車之會未嘗列於其閒宋襄旣有求伯之心而首執滕子以令諸侯也然宋襄圖伯當以德懷徠之今乃肆已之彊擅執國君以陵轢諸夏亦已甚矣孫氏曰五等之國皆諸侯也其或有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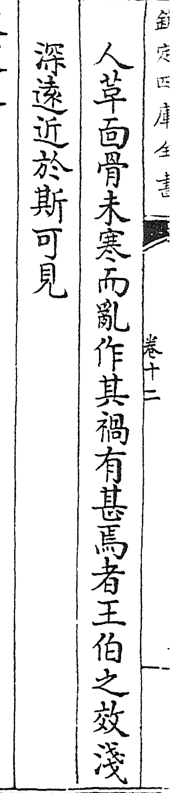
方伯請於天子天子命之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存耕趙氏曰齊桓之伯執不及君已為薄矣宋襄效之而執鄫人之君以是求伯難以免矣愚謂出乎爾者反乎爾故楚人效尤而執宋公矣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公羊作曹南人誤也）

范氏曰曹南曹之南鄙莘老孫氏曰曹南之盟蓋宋襄求伯而為之也曹邾皆稱人者宋襄威德未著曹邾但使其臣會之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鄫穀梁作繒

鄫子會盟于邾者鄫子往邾國爲盟也趙氏曰上言會盟下言用之緣盟用之同於牲也愚謂以諸侯執諸侯而爲牲用見王綱大壞諸侯暴虐而無人心甚於禽獸之吞齧矣○胡氏曰諸侯相執猶不可况用之爲牲乎天子視而不能誅周道凌遲甚矣愚謂齊桓既沒而諸侯悖亂如此孔子所以有一匡天下之言也然王者化及人心遺風餘澤久而未斬伯者使



人草面骨未寒而亂作其禍有甚焉者王伯之效淺深遠近於斯可見

秋宋人圍曹

左氏曰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康侯胡氏曰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

復圍曹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襄公不能內自省德急於令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已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遯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愚謂諸侯之國天子所封以諸侯圍諸侯辠可知矣○君舉陳氏曰諸侯之書圍國自此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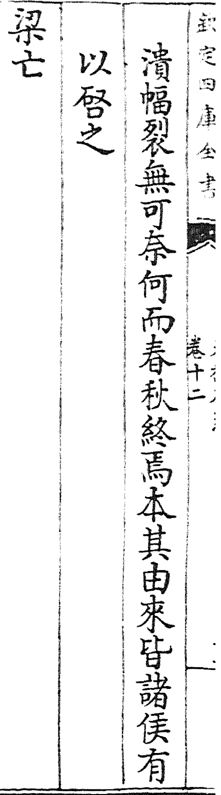
衛人伐邢

報去年之役也張氏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辠而以報復為事辠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張氏曰公羊會上有公字以諸侯皆稱人考之當從左氏穀梁

范氏曰會無主名内畢者四國稱人外畢者康侯胡氏曰楚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始朝於楚其後遂為此盟又二年復盟於鹿

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列於陳蔡之上矣聖人書此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愚謂齊桓攘夷狄者四十年既沒而魯陳蔡鄭引楚入以盟于齊其辠著矣義又見隱二年盟戎于唐○邦衡胡氏曰夫四夷可正以法度不然則必啓其貪婪之心楚自晉文之後争主夏盟至楚靈即位遂大求諸侯為會於申執徐子殺慶封誘滅陳蔡而戕殺其君臣其後吴越繼興效楚一轍中國遂横



潰幅裂無可奈何而春秋終焉本其由來皆諸侯有
以啓之

梁亡

張氏曰梁嬴姓國伯爵虞伯翳之後梁地屬同州韓
城縣左氏曰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
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
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曰此未有
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穀梁曰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莘老孫氏曰左氏以梁好土功穀梁以梁為淫湎而亡然孔子書梁亡爾不曰所以亡蓋所取亡之道衆一惡不足以盡之為人之君而不志於仁危亡之來皆自取之其自取亡之跡不必論也陸氏聞於師曰秦人肆其強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秉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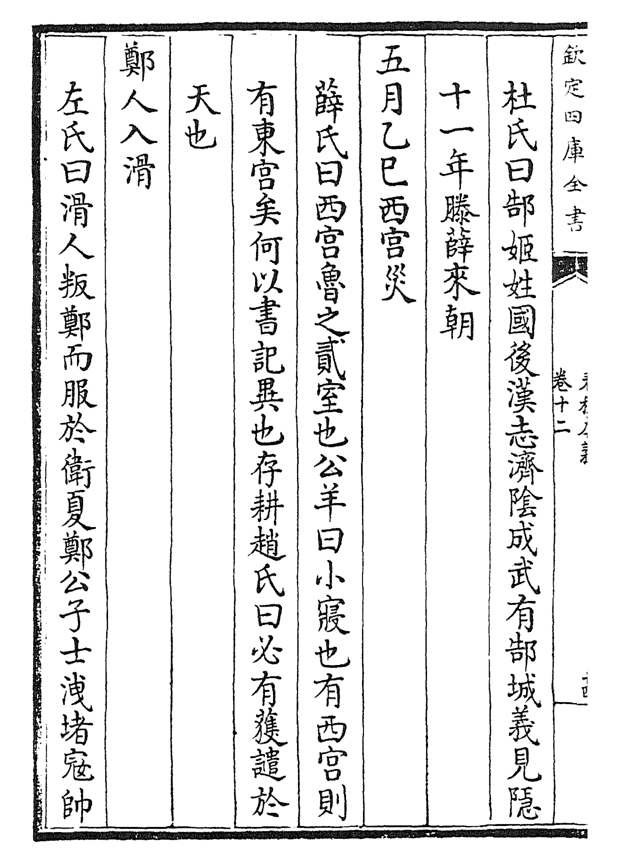
國舉易知也自取滅亡其意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曰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杜氏曰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左氏曰書不時也公羊曰門有古常也孫氏曰案新延廄不言作此言作改舊可知譏其奢泰妨農功改舊制也○康侯胡氏曰譏用民

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以見勞民為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夏部子來朝部古報切穀梁作郱



杜氏曰郜姬姓國後漢志濟陰成武有郜城義見隱

十一年滕薛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薛氏曰西宮魯之貳室也公羊曰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矣何以書記異也存耕趙氏曰必有獲譴於天也

鄭人入滑

左氏曰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

師入滑未詳信否高氏曰鄭伯與滑伯同等諸侯而入滑强陵弱也義見隱二年入向○張氏曰記天王出居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狄稱人見十八年左氏曰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莘老孫氏曰前年冬邢狄伐衛以救齊於是三國會盟於邢之國都愚謂狄嘗伐邢邢至遷國齊桓亦嘗帥曹宋以救邢矣齊孝不能繼志

述事而偕狄以盟于邢邢侯忘宗廟社稷之怨而受盟于國都均不孝也且夷夏雜盟又為不義不孝不義原於齊德邢狄見救之小惠邢亦但知合黨伐衛以報私怨而忘其所謂狄矣其後齊之不振邢之見滅於衛皆不知大義之所致也春秋比事見義垂戒遠矣義又見隱二年盟戎于唐

冬楚人伐隨

陸氏曰隨姬姓侯爵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張氏曰因邢之盟也存耕趙氏曰邢狄同救齊者也衛伐邢則狄侵衛雖曰患難相救而非狄之所得為也狄夷也惡可與中國事乎狄雖侵衛不足以存邢適以速邢之亡爾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〇張氏曰齊孝公不能嗣父之業楚狄皆因之以為中國患此齊邢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衛並受其禍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莘老孫氏曰三國皆微者爾宋實主之故序其上也
杜氏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左氏曰宋人為鹿
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
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張氏曰欲伯諸侯而
求之於夷狄亂常之楚此春秋所以著襄公之自取
敗辱也義又見隱二年盟戎于唐○存耕趙氏曰尊
中國攘夷狄伯者事也宋欲繼齊者也亦嘗思召陵
之盟楚使屈完來盟于師之故乎今乃求諸侯於楚

略不羞與楚伍適以啓爭長之暴莘老孫氏曰宋國小德薄而求諸侯至見執見敗幾亡其國自茲始焉

夏大旱

大者非常之辭左氏曰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未詳信否公羊曰記災也莘老孫氏曰陰陽不和非常為災之辭也愚謂大意與不雨同而史氏所書詳

略輕重或異耳義又見莊三十一年不雨○獻可杜氏曰春秋書大旱者二此年及宣七年是也皇極不立五事不正而咎應之詳記災變所以示戒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盂音于公羊作霍穀梁作雩

葉氏曰楚子何以先諸侯宋襄欲圖伯而會楚子諸侯推先楚子也杜氏曰盂宋地左氏曰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

是楚執宋公以伐宋陳岳氏曰聯諸侯之會書之明與楚國共執之宋既服諸侯復盟于薄以釋之則共執之義顯矣愚謂五伯盟會皆辠也然齊桓猶有攘楚之功宋襄不度德量力以圖伯反躋蠻夷於諸侯之上其辱身害國固宜然五國諸侯畏楚從令共執伐同類辠可知矣彼楚子者蠻夷之雄先王之所膺擊驅逐不與同中國者也尚何責哉春秋書此見中國之衰蠻夷之横由諸侯之自取也

冬公伐邾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王氏曰宜申閔氏子西也獻捷見莊三十一年杜氏曰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也愚謂諸侯同伐宋而楚獨來獻捷者主謀者楚也劉氏曰中國於四夷則有捷諸侯於天子則有獻捷康侯胡氏曰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

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
天子而討之可也宋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修盟會
而伏兵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橫逆甚矣○邦衡胡
氏曰齊捷戎以中國而捷夷狄猶可言也楚捷宋以
夷狄而捷中國不可言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高氏曰書會諸侯者以諸侯皆在是故前目後凡且
見公之績至也任氏曰薄史記作亳漢山陽薄縣湯

所都也張氏曰寀地譜拱州考城漢薄縣即湯都古字通用左氏曰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不足以懲君愚謂魯不能告天王明大義以正諸侯與夷狄執諸侯之辠顧以一獻捷之威出為會盟求釋宋公魯既失義矣五國諸侯從楚之謀侯魯宋屈辱而後釋之則五國自損其中國之體矣宋公以諸侯而見釋於諸侯難以在人上矣況蠻夷主此謀哉宜楚之益無忌憚而中國之益衰也故張氏曰書公會

諸侯于薄釋宋公葢以為中國之大恥而舉魯與諸侯之無能為也○康侯胡氏曰此正天下之大變春秋所謹也或以為嘉我公之救患誤矣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權俱切公羊作朐後同）

莘老孫氏曰須句邾邑張氏曰東平府須城縣義見隱四年莒伐杞亦為是年及邾戰于升陘起文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氏曰鄭伯如楚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張氏曰襄公嘗困於楚矣疾㾗雖甚而德慧術知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穀梁氏所謂不能反其知以治人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音刑

不言公大夫也杜氏曰升陘魯地高氏曰邾來伐我而魯遽及邾人戰也公伐邾取須句以起此戰愚謂魯取邾邑而致寇僖公不反躬自責復其舊邑而驅民以戰始終皆有辠矣不書邾伐我書法與桓十七

年戰于奚同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不書楚伐宋而書及楚人戰書法亦與桓十七年戰于奚同蓋宋公主乎此戰也戰稱公者君行師從師不待言也敗稱師者見師衆大敗紀實事也杜氏曰泓水名左氏曰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乆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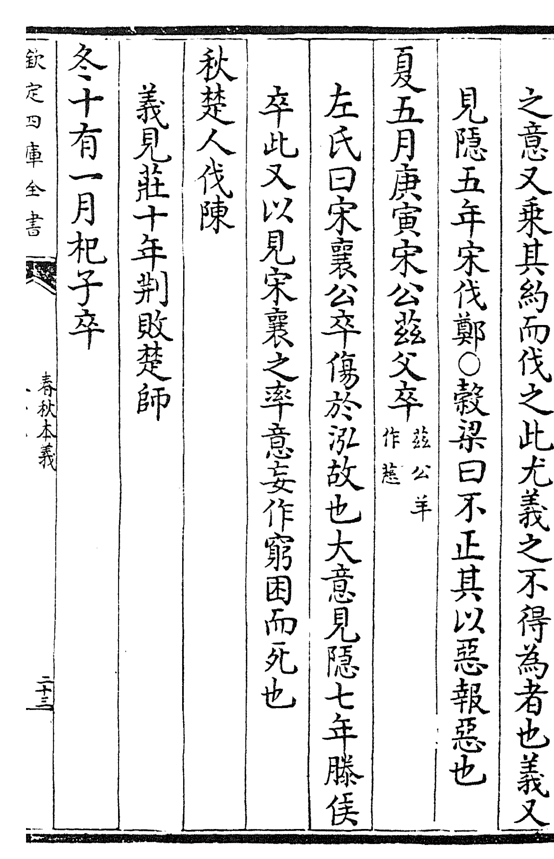
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賛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耉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

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孫氏曰宋襄無齊桓之資而欲紹齊桓之烈帥諸侯而致強楚故盂之會見執受伐今復與楚爭鄭以起此戰師喪身傷七月而死為中國羞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穀梁曰泓之戰以為復雩之恥也雩之恥宋襄有以自取之也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劉氏曰宋襄不戹人

於險不鼓不成列此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之春秋惡之以其好戰而不務本飾小名而妨大德此無異盜跖之分均為仁出後為義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亡巾切穀梁作閔

杜氏曰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漢志山陽郡東緡縣春秋時作緡張氏曰即濟州金鄉縣康侯胡氏曰齊伯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於泓㓷楚之勢益張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患災畏簡書



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不得為者也義又見隱五年宋伐鄭○穀梁曰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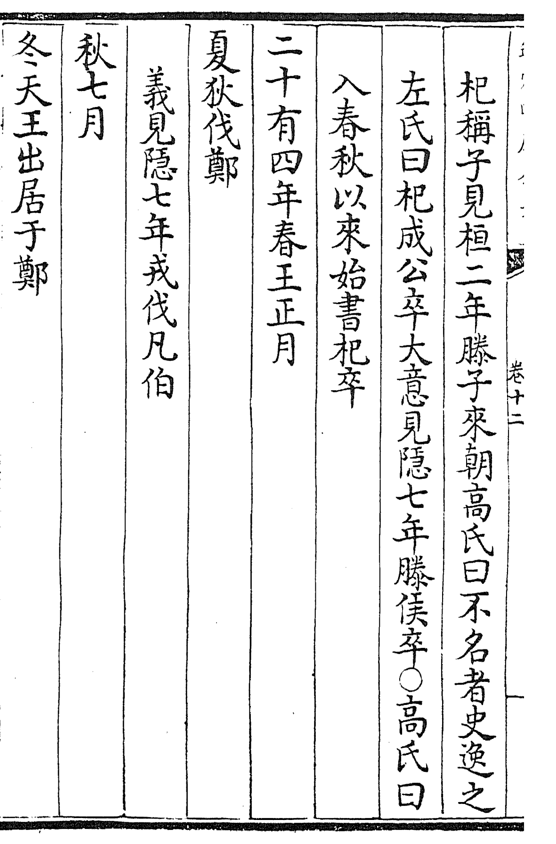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公羊作慈

左氏曰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此又以見宋襄之率意妄作窮困而死也

秋楚人伐陳

義見莊十年荆敗楚師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稱子見桓二年滕子來朝高氏曰不名者史逸之

左氏曰杞成公卒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高氏曰

入春秋以來始書杞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葉氏曰天子以畿内爲國諸侯以封内爲國諸侯不以其道去其封曰出奔天子不以其道去其畿内曰出居出之爲言恥也若曰雖有其國而不能守焉爾天子無外雖去其國謂之居焉愚謂春秋非專以二字見義義在一句之間若論字義不得不如葉氏云爾左氏曰王將以狄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

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温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辠於母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鄢父告於秦康侯胡

氏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於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愚謂以天王而出居于鄭必有失其道而見逐於其臣者而以自出為文何哉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春秋所以正本也鑒戒昭矣○穀梁曰天王無出出失天下也高氏曰且畢諸侯之不赴難也葉氏曰子帶之亂方其奔齊或放焉或封焉親愛之而勿殺可矣古之人有行

之者舜也而王不能反名之使得終其惡及其以狄伐周則皐在可討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也而王不能反避之使得奪其位若惠王者可謂喪匕鬯矣有天下而不及此則亦何以王天下哉張氏曰天王出居于鄭王師敗績于茅戎皆言其自取之以見天難忱斯不易維王不可不戒也

晉侯夷吾卒

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及左方○左氏曰晉惠公卒

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乃殺狐突卜偃稱疾不出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重耳奔狄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及齊及曹及鄭及楚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寛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内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乃送諸秦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之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

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高氏曰魯尚未與晉通而此書惠公卒者以見文公之入也惠公立十四年而卒懷公立秦人納文公而殺懷公焉然則文公篡立而不書其入者以晉獻既殺世子申生則文公自以次當立故也皆未詳信否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朱子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左氏曰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廵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未詳信否高氏曰始則邢連狄以伐衛固可辠矣今衛遂舉兵以滅之抑又甚焉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此滅

同姓甚矣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存耕趙氏曰伯姬公姊妹也杜氏曰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自為其子來逆穀梁曰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莘老孫氏曰親迎之禮自諸侯達於士庶人未有姑而逆婦者宋蕩伯姬來逆婦非禮可

知高氏曰夫不親迎而姑來迎魯不能以禮正之是

棄其親戚也

宋殺其大夫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秋楚人圍陳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納頓子于頓

不言楚人者蒙上圍陳之文也胡氏曰楚人圍陳而

回後乃納頓子于頓故不言遂也張氏曰頓姬姓國杜氏注汝陰南頓縣屬陳州愚謂廢置者天子大權而夷狄行之中夏之衰極矣○康侯胡氏曰中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君舉陳氏曰齊桓公卒楚始與諸夏盟于齊盟于鹿上執宋公納頓子侈然欲廢置諸侯春秋之所懼也

葬衛文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陸氏曰衛子在喪之稱也莒慶莒國大夫杜氏曰洮

魯地愚謂諸侯擅盟已無王矣況衛子居喪而出盟

莒慶以大夫而盟諸侯尤非禮也義又見隱元年盟

于蔑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速公羊作遬

左氏曰公會莒兹丕公甯莊子盟于向存耕趙氏曰

一事而屢盟不協也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户圭切公羊穀梁作巂

西鄙魯國之西邉也啖氏曰追者寇已去而躡之也

陳岳氏曰酅齊地杜氏曰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

下張氏曰後漢屬東郡後屬東平府東阿胡氏曰侵

言人追言師者蓋不可言公追齊人也左氏曰討是

二盟也趙氏曰寇至不知追而不及内之無警備也

愚謂齊孝不能繼父之業而遣兵侵掠魯境固可辠

矣魯僖無禦侮之術而致寇又輕身越涖亦可辠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衛人伐齊

左氏曰洮之盟故也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公子遂如楚乞師

遂莊公子仲遂也即東門襄仲乞見八年孫氏曰齊

再伐我故公子遂如楚乞師夫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也書者惡魯不能修戎備而外乞師於夷狄高氏曰是不有天子而道夷狄以伐中國也○康侯胡氏曰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於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爲敵是以蠻夷

殘中國也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葉氏曰名陵之盟桓公與我伐楚而楚服今我乃欲以楚伐齊而恃之以勝公之謀國可知矣愚謂自此至文公薨凡書公子遂之專政專兵亦為殺子赤起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求歸切公羊作隈非是

杜氏曰夔楚同姓國建平秭歸縣張氏曰宋之歸州秭歸及興平縣皆有夔子城程子曰不名者夷狄小國魯史有所不能知不可得而紀故也左氏曰夔子

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未詳信否劉氏曰貪而不義楚辠大矣聖王在上雖夷狄各有限域不相侵奪今夷狄滅同姓亦中夏之衰而然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

冬楚人伐宋圍緡穀梁作閔

緡見二十三年左氏曰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

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義見莊

十年荆敗蔡師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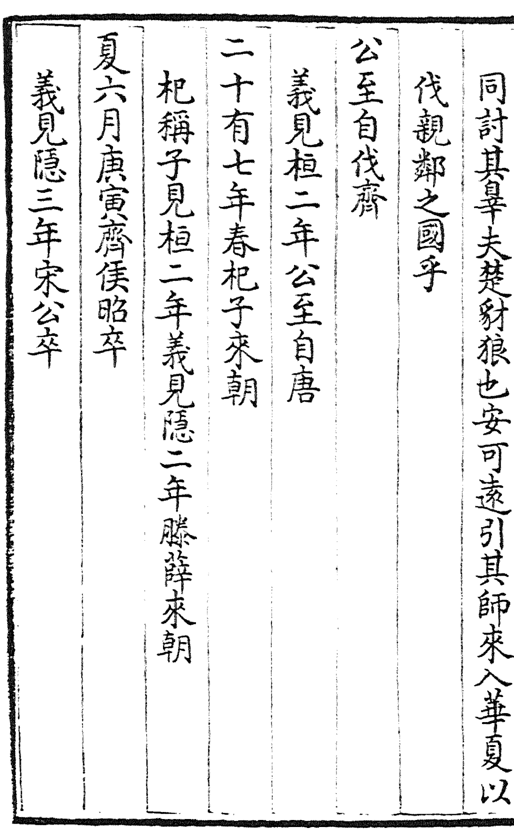
以見桓十四年左氏曰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置桓公

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朱

詳信否孫氏曰楚夷狄也齊中國也公以夷狄之師

伐中國固已不可而又取邑公之惡可知○高氏曰

齊人加兵於魯魯欲報之當請命於天子會諸侯以



同討其辠夫楚豺狼也安可遠引其師來入華夏以伐親鄰之國乎

公至自伐齊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杞稱子見桓二年義見隱二年滕薛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高氏曰弱國既來朝而用師以報之杞魯乃舅甥之國而伯姬在焉魯人不義甚矣義又見隱二年莒入向○貫道王氏曰案公子遂自為一軍始此東門氏之惡胚胎於此用見魯之軍政自僖公以來已紊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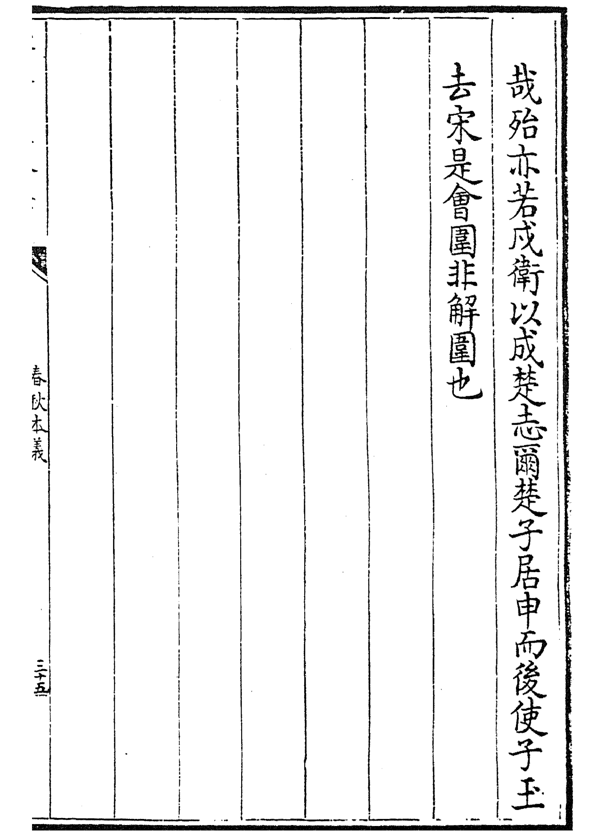
楚人大夫也葉氏曰楚何以先諸侯主兵也高氏曰宋不與楚宗諸侯且有先君之怨又自以為伯國故終不與楚楚人前年伐之今又圍焉夫楚以夷狄恣豺狼之强來犯中國而陳蔡鄭許皆中國之諸侯反會夷狄同伐之伸夷狄之强屈中國之義皐昭然可見矣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愚謂楚之强暴甚矣然諸侯之屈服於楚亦其有以自取之也齊桓雖没其兵尚强諸侯苟能宗之其勢猶足以敵楚而宋

曹衛邾首伐齊魯陳蔡鄭又引楚人以盟于齊魯又乞楚師以伐齊從約既解楚遂得以憑陵中國令宋之被圍陳蔡鄭許之服役於楚皆始謀之不臧也故春秋慎始比事見義焉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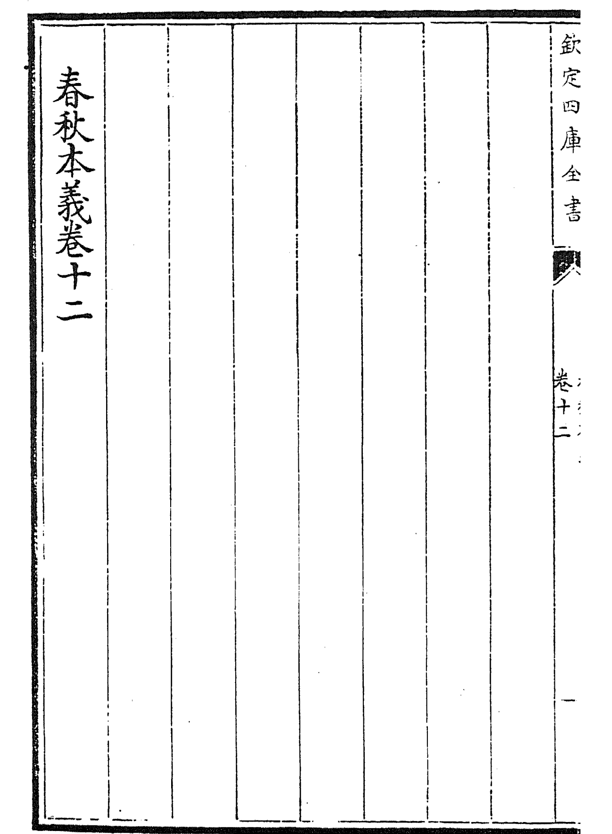
葉氏曰此前圍宋之諸侯也不序前目後凡也宋公猶在圍則何以地宋盟於宋國之外是亦宋矣高氏曰公畏楚之强而來為此盟亦報乞師之役愚謂夷

狄摟諸侯以圍諸侯僖公不念脣亡則齒寒方且來盟於宋其謀國可知矣其辠亦著矣義又見隱二年盟戎於唐○葉氏曰楚之得交中國自陳蔡楚鄭盟于齊始後公雖不會于盂而為薄之盟以釋宋公後五年伐齊之役乃乞師於楚而楚援之遂以取穀則何以得於楚乎晉文公之興首伐衞以正楚而公為之戍衞又卒公子買之不卒戍而刺之則公之附楚審矣圍宋之役初雖不與會而為盟豈有意於救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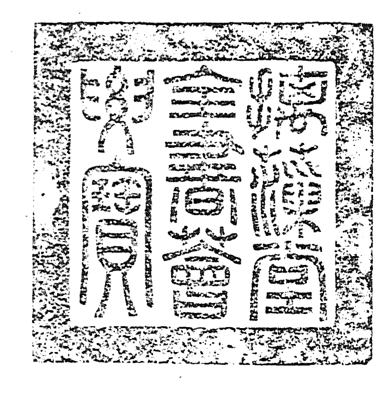


哉殆亦若戍衛以成楚志爾楚子居申而後使子玉

去宋是會圍非解圍也



春秋本義卷十二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沈啟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本義卷十三

元 程端學 撰

僖公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趙氏曰曷爲不言遂非因曹而伐衛異乎侵蔡而伐楚也此侵曹既返而後伐衛也朴鄉呂氏曰晉侯伐衛所以解宋之圍怒楚而致其師也左氏曰楚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

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乃使郤縠將中軍狐偃將上軍欒枝將下軍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莘老孫氏曰晉文之興於兹五年一朝强兵侵曹伐衛夫强楚之侵陵久矣晉文而有志於中國當大會諸侯合心并力以攘夷狄奬王室為義

諸侯有不從者然後以師伐之曹衛附楚誠有辠矣

然晉文未嘗盟會而號令之遽以侵伐亦與齊桓異

矣愚謂晉文侵曹伐衛致楚取勝正孔子所謂譎而

不正者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隱二年鄭伐衛○

張氏曰棨報施救患取威定伯者文公君臣之規模

也故先侵曹伐衛若以大義興師則當先於乞師伐

齊從楚圍宋之辠而魯與陳蔡宜首加伐曹衛之新

附豈侵伐所當先哉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杜氏曰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公羊曰刺之者殺之也内諱殺大夫謂之刺也杜氏曰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邦衡胡氏曰魯殺大夫皆言刺無王命而專殺等耳衛以附楚晉侯伐之魯乃戍衛惡亦甚矣故經言戍衛著魯黨衛附楚背華即夷之辠也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孫氏曰公叛晉與楚故公子買戍衛且以晉兵力非公子買所能抗也故買不卒

戍而歸公懼楚之見討乃殺買以說焉公内殘骨肉

外以說强楚故書以著其惡愚謂買之戍衛以勢則

不敵以義則不可買不諍於戍衛之時而從君令以

往既受命而不卒戍辠也僖公不自責其戍衛之過

而専殺同姓大夫以說於夷亦辠也君臣胥失之矣

楚人救衛

高氏曰此書救者非善之也著衛國附楚之辠晋文

果能致楚師之出也楚師既出故有城濮之戰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公羊曰畀者與也左氏曰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

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以畀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以畀宋人杜氏曰執諸侯當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康侯胡氏曰曹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執其君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高道不足尚也故曰五覇者三王之辠人也仲尼之徒

無道桓文之事者義又見隱二年莒入向○張氏曰
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
呂氏曰晉文公舉動如此有意於為善乎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書晉齊宋秦及之者四國主乎此戰也書法與桓十
七年戰于奚同城濮見二十七年左氏曰楚子入居
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

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謂之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

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
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
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
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
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
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
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
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

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
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於
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
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
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
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
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晉車七百乘韅靷鞅
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康侯胡氏曰荆楚恃强憑陵諸夏滅黄敗徐

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而春秋所書如此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而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辠人也愚謂正邵子所謂功過不相掩也義又見僖四年伐楚○張氏曰齊桓伐楚致屈完于召陵楚未大創也故次年即滅弦誘鄭終桓公之伯楚爲患而不能制文公欲伯天下以爲楚不大創不足以定伯故欲

戰而勝楚以取威而後伯業定當是時楚為齊宋二國患救之宜也然文公致楚與戰以取威乃不許衛盟執曹伯以怏宋人之心因激楚人之怒而使之不得不戰以取一勝之功其救患取威皆譎而不正之事雖楚自是大創而行不義殺不辜亦已多矣胡氏曰若春秋桓文不作何以為中國然召陵城濮雖迭勝强楚不能絕其僭號以尊天子故知一時之功耳向使有能興起王道如宣王者則豈有齊桓晉文之

事哉朴鄉呂氏曰左氏載子玉告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以經攷之則宋圍之釋已在楚人救衛之時矣使楚方圍宋則所謂畀宋人何也城濮之戰宋公與焉又何也今以左氏敘此事頗詳録之而附見朴鄉之説云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子玉也左氏曰楚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如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

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吕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張氏曰楚子自得臣伐陳立為令尹授以兵柄令其圍陳圍宋所以導之無非狃夏狃勝之事師敗而不能自反其平日求勝無厭之辜而輙殺之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愚謂楚殺得臣雖過然其窮兵猾夏而卒喪其身可以為人臣之永鑒矣

衛侯出奔楚

不名者史失之或闕文也左氏曰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莘老孫氏曰衛侯之棄華之夷也辠明矣然而晉文外假尊王之名内以私智逐衛侯晉之辠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

衛子未詳何人左氏作公子瑕非是朴鄉吕氏曰蓋叔武也高氏曰不以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在鄭伯之

下杜氏曰踐土鄭地劉氏曰如會者赴會也孫氏曰来不及盟故曰如會陳本與楚楚敗故歸中國高氏曰楚自齊桓沒為中國害晉一戰敗之威震諸侯向之附會楚者皆會踐土而請盟焉晉於是遂伯諸侯也義見隱元年盟于蔑及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此但不假同盟之禮為少異耳○邦衡胡氏曰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至是尚在鄭也故晉文會盟踐土以謀納王踐土鄭地以天王在鄭故就鄭地以盟非自

京師致天王來也是年天王方入於京師故下云晉

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見晉侯踐土之盟謀納王也

愚謂納王者人臣職分所當為旣所當為則為常事

故不書耳

公朝于王所

趙氏曰王所即王之所在耳孫氏曰非禮也書曰六

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公

朝于王所非禮可知也高氏曰諸侯非王事不出境

今因出盟遇王而朝此為何禮○愚案天王出居于鄭至是猶未復也踐土在鄭之境僖公既已會盟遂一朝焉其視天下共主不啻若列國之君不敬之辠著矣其平日之不以時朝亦可見矣獨言公者據魯史之文耳然諸侯之不王與天王威令之不行舉可知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朴鄉呂氏曰此書自楚非有奉也葢著其自楚也言

歸自楚則背華即夷之辠可見矣愚謂衛侯為千乘之君不能守其社稷而奔竄夷狄雖曰畏晉必有失其道者矣又自夷狄而復歸其國何以治其臣民哉明王在上皆不得復者也雖然夷狄之猾夏晉侯之不正亦可見矣

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為衛大夫君歸而咺出奔事雖不可盡考必其執一國之權而不容其君者也觀晉人執衛侯與其

君一出一入而卒至於見殺益可見矣故凡為臣而至於出奔皆不臣者也若元咺之辠抑又甚焉晉受逋逃之臣亦辠也○又案大夫之於國有見幾而作以道去國者矣有義不當去見危授命者矣至於持祿固位戹於利害之私而出奔皆其不道者也若元咺之訟君又不與焉後凡書奔者倣此

陳侯款卒

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又為陳子會于温起文也

秋杞伯姬來

杜氏曰伯姬莊公女葉氏曰父母沒矣伯姬不得來而來也義又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許氏曰齊自孝公立與魯好絕比相侵伐昭公復與公同踐土之盟故公遣大夫聘之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于温穀梁無齊侯二字

陳稱子居喪也穀梁曰温河陽也存耕趙氏曰温去京師百里義見隱九年會于防○或曰莊十三年北杏為衣裳之會此則兵車之會也未詳是否邦衡胡氏曰踐土之盟謀納天王矣復會于温者何蓋自踐土隨天王至温將納王于京師故會以膠固諸侯爾且温去周朝百餘里諸侯既至温豈有不朝王而召王出狩者此理之必不然也故知天王自二十四年

出居于鄭至是晉侯方帥諸侯納王故天王自鄭至河陽將入於周也然河陽與温止是一地不云狩于温而云狩于河陽嫌與諸侯同處于温故别言于河陽愚謂此亦當時史法之常非孔子異其名也

天王狩于河陽狩穀梁作守

杜氏曰河陽晉地張氏曰古孟津地今懐州河陽縣存耕趙氏曰温即河陽也地名有二義以封域所至之地言温以方域係山川言河陽天子有所指必以

方域故言河陽諸侯之會不言河陽河之陽非一所也愚謂襄王失道播遷於鄭諸侯納之正當感激奮勵遷善改過之時今未入京師未謝宗廟而事遊獵焉且河陽非其常狩之所故春秋書之又為公朝王所起文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孫氏曰日繫乎月此不月者脫之愚案此義同前但前以諸侯盟于踐土因王在鄭而遂一朝此以諸侯

會于溫因王狩河陽而遂一朝耳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氏曰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程子曰君臣無獄而文公使衛侯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勝遂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於王實强致之胡氏曰晉文既勝强楚宜招攜懷貳以明大德何助臣而執其君非所以伯諸侯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胡氏曰衛侯出奔之時元咺主其國事衛侯歸而元咺奔晉今又執衛侯歸於京師元咺即自晉復歸于衛蓋晉侯聽臣子之譖執其君郤使元咺復歸于衛此見晉文之不正存耕趙氏曰臣無訟君之理君虜而臣反國逆之甚也陳洙氏曰君臣之理滅矣書曰自晉㕘治之也○高氏曰為人臣而訟其君雖直亦曲矣君舉陳氏曰元咺復歸孫林父歸衛宋魚石晉欒盈復入皆伉辭也

諸侯遂圍許

張氏曰會溫之諸侯也穀梁曰遂繼事也康侯胡氏曰諸侯比再會而許獨不會故諸侯圍許許距河陽近矣而可以不會乎愚謂晉文既興諸侯有盟主矣而許猶不歸中國其辠著矣然晉文不告於王而圍之所謂摟諸侯以伐諸侯彼善於此者也其功其辠皆可見矣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氏曰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辠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孫氏曰三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此言復歸于曹者晉文故之也春秋亂世强侯執辱小國之君無復王命

執之故之自我而已存耕趙氏曰曹伯脫身俘囚未
事鬼神即驅之從干戈之役伯令迫人諸侯無寧居
矣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居隘切
杜氏曰介東夷國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張氏
曰介即密州膠西縣地趙氏曰葛盧但為事而來本
非來朝所以不廟受故直來耳高氏曰夷狄以禮義
外之可也凡書夷狄之來皆皐中國不自正而輕受

之爾○君舉陳氏曰其後介人侵蕭蓋有以來之也

邦衡胡氏曰春秋書夷狄來者二葛盧白狄是也介

則先來而後侵中國白狄則先伐中國而後來然則

夷狄來中國必有所窺伺而為害未有但已者也

公至自圍許

胡氏曰公自二十八年會諸侯圍許至今年春方回

師出踰時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愚案公以會

温出未知圍許也而以圍許致未詳豈其事不一而

當時止以圍許告廟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羊穀梁會上有公字諸國皆稱人當從左氏翟公羊作狄

內不書名氏外稱人皆微者也王人見莊六年杜氏曰翟泉即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東萊呂氏曰陪臣而敢伉天子之士以歃血要言其不臣甚矣王人亦與諸侯之大夫同盟失禮亦甚矣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

人盟強逼甚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君舉陳氏曰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為之也

秋大雨雹雨于付切雹蒲學切

大者非常之辭范氏曰陽氣在水雨則温熱隂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成雹雹者隂脅陽臣侵君之象左氏曰大雨雹為災也○獻可杜氏曰春秋書大雨雹者三此年及昭三年四年也隂陽不調之所致耳必録之者所以警人君之戒也高氏曰劉向以為盛

陽雨水温暖而濕熱隂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隂雨雪凝滞而氷寒陽氣蕩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雹者隂脅陽也霰者陽薄隂也春秋不書霰猶不書月食也

冬介葛盧来

存耕趙氏曰葛盧春来矣再至何為哉是為假道侵蕭計也魯獨無以察其情何哉義又見前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康侯胡氏曰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氏曰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

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治廑曰茍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愚謂瑕之辠不可考豈咺之黨歟若元咺則可殺矣咺入則君出咺出則君入大逆之道也元咺可殺而書曰殺其大夫何也不正名其辠以殺之也況生殺者天子之權豈諸侯所得專乎為衛侯者具其事告於天王而誅之可也告於天王能誅之乎告於天王未必能誅之也天王不能誅之而春秋必以專殺大夫言者正義不謀利明

道不計功也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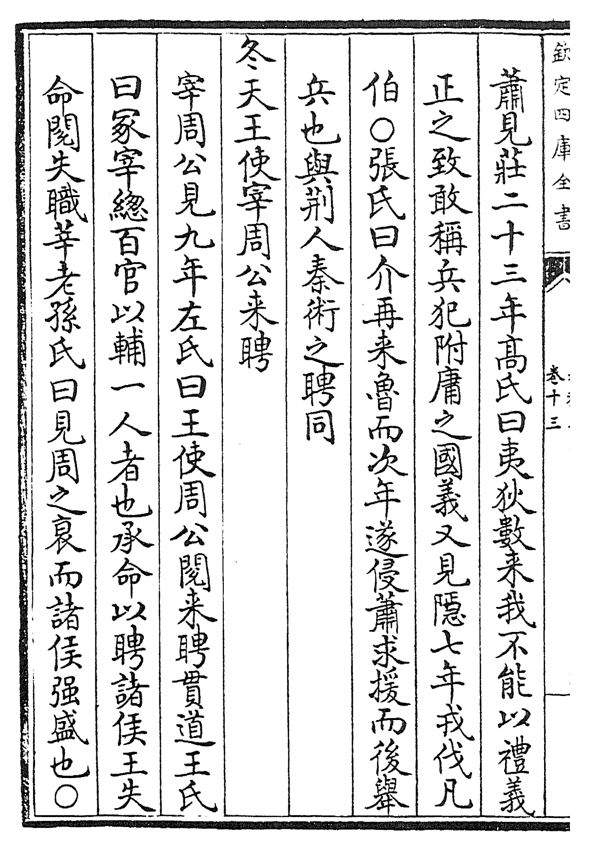
衛侯鄭歸于衛

前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京師此當書歸自京師而但曰歸于衛者當時執之歸之皆晉文之權襄王擁虛器以聽命而已故不曰歸自京師紀實跡也衛侯與元咺相為出入君臣之道廢矣自晉侯伐衛至此凡八書可見伯權盛而王綱隳故諸侯大夫縱恣如此故曰尊君抑臣貴王賤伯春秋之大義也

晉人秦人圍鄭

此稱人程子所謂不知衆寡將帥名氏曰某人者也蓋圍鄭之國其兵衆矣不可以將卑師少言也使鄭果貳於楚晉猶不免無王命而摟諸侯伐諸侯之辠如以私怨而圍人之國則晉文之辠大矣○王氏曰晉侯爲盟主用兵以報私怨秦人踰晉越周千里而助晉圍鄭皆勞民危國之道

介人侵蕭



蕭見莊二十三年高氏曰夷狄數来我不能以禮義正之致敢稱兵犯附庸之國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張氏曰介再来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荊人秦術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

宰周公見九年左氏曰王使周公閱来聘貫道王氏曰冢宰總百官以輔一人者也承命以聘諸侯王失命閱失職莘老孫氏曰見周之衰而諸侯强盛也○

愚案禮雖有天子聘諸侯之文然魯未嘗朝王不過因會盟晉侯朝於王所而已襄王不能正王法而下聘焉已失道矣況遣冢宰乎陵遲甚矣又為下書遂如京師起文也朴鄉呂氏曰王臣來聘者八隱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莊二十三年祭叔僖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王季子来聘桓王之聘於魯者五自隱七年至桓八年家父之聘是也在惠襄定之世各一自定以下則

王臣無下聘者矣葢桓王在位不能自强屢遣王臣下聘列國此周室之所以衰也定王而下則周室浸微王臣之聘不足以為列國之輕重而王臣下聘之文亦復不見於經此周室之極衰也始也使凡伯宰渠伯糾之屬皆以畿内諸侯或大夫爾至於僖三十年之聘書宰周公則已尊矣至於宣十年之聘書王季子則益尊矣王室日衰諸侯日横顧如此哉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晋

孫氏曰天子至尊非諸侯可得伉僖與襄王交聘伉孰甚焉故書天王使宰周公来聘公子遂如京師焉康侯胡氏曰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辠在法當誅而不以聽者也○康侯胡氏曰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

則存乎其事矣愚謂以二事出者咎在其君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咎在其臣咎各有所歸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康侯胡氏曰不繫國者吾故田也高氏曰嘗為鄰國所奪今復取之常山劉氏曰凡力得之曰取不是其專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辭以其不能申明直辭請於王而正疆理但專自用兵爭奪不得正道故悉同辭言之此與成二年取汶陽田先本魯地而皆書取

蓋春秋之意以治易亂不以亂易亂所正者本而已

○常山劉氏曰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己之有不以其道者其惡難知春秋亦正名曰取以顯微也

公子遂如晉

義見隱七年齊来聘○高氏曰晉未嘗来聘而公子遂去冬往聘之今春又聘焉何厚於晉而薄於周也愚謂可見當時諸侯舉動皆不以義惟視强弱為趨舍而已然東門氏之專政亦不可掩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孫氏曰郊者祭天之名也劉氏曰卜郊者卜其日吉否也穀梁曰四月不時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杜氏曰免猶縱也朴鄉吕氏曰卜而養之曰牛養成而將用曰牲公羊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

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愚謂魯以諸侯僭天子之郊大失禮矣而失禮之中又四失禮焉四月不時一失禮也四卜則瀆二失禮也望祭則僭三失禮也既免牲而猶三望四失禮也聖人與天地合德卜郊何有不從所以必設卜者誠之至義之盡也今四卜而不從則神不歆

非類明矣且猶望焉山川其饗諸○董子曰魯昜為郊周公故也不於日之至避王室也比旬而卜之遠怠慢也必更三旬禮盡於三也孫氏曰天子祭天地無所不通諸侯祭其境内山川魯諸侯也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祭僭孰甚焉故或因其黷亂不時或從其災異示變以著其僭天子之惡也朱長文曰魯當祭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之禮東莱吕氏曰凡書郊祭者九其八非卜不從則郊牛

有傷獨成十七年九月用郊非二者而書魯之有郊非禮獨於僖公始書緣其變而録之爾愚案公羊以三望為泰山河海未詳是否

秋七月

冬杞伯姬来求婦

杞伯姬見二十八年稱婦見二十五年劉氏曰姑無自求婦者也非禮也愚謂此與二十五年宋蕩伯姬来逆婦同義但彼則逆而此則求爾○康侯胡氏曰

婦人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婚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為夫人主之也故書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母為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張氏曰易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杞伯姬求婦而踰境是杞伯之不能正其家也僖公容其來求是使柔乘剛而國事制於婦人也春秋閑有家之道嚴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杜氏曰帝丘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虚故曰帝丘

張氏曰屬開德府康侯胡氏曰遷于帝丘避狄難也

而中國衰微夷狄强盛衛侯不能自强於政治晉文

公無卹四夷安諸侯之功莫不見矣○莘老孫氏曰

春秋書之又見其勞民擾衆去先君之土宇雖云避

難而行然不能使難不加已而舉國以避之其為勞

且擾亦甚矣張氏曰齊桓即世衛從宋襄伐齊於是

狄人始假義以伐衛啓狄之冦蓋始於此今復圍衛衛廹於狄而遷都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羊作接

杜氏曰文公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杜氏曰不地者就狄廬帳盟左氏曰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義見隱二年盟戎于

唐○康侯胡氏曰盟會中國諸侯衰世之事已非春秋所貴況於狄也而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貫道王氏曰重耳定伯功儕齊桓而聖人譎之借曹衛以致楚使宋舍晉而賂齊秦皆譎也然未嘗滅人之國則猶賢於桓此所以身死而伯業不失也高氏曰或問春秋孰賢曰東遷之後土疆不守職貢不奉朝覲之禮盡廢征伐之事專

出皆畁人也曰不有齊桓晉文乎周室既衰諸侯既熾以大吞小以强暴弱夷狄乘之横乎中國天子所存位與號耳是時二伯奮起齊桓仗大義倡之於前晉文明大順和之於後内率諸侯以尊王室外攘夷狄以尊中國而皆謂畁人可乎曰齊桓晉文徒有尊周之名而無尊周之實雖曰内率諸侯以尊王室其實内率諸侯以尊已也假尊王室之名以令諸侯耳孔子作春秋以明王道以撥亂世故召陵之盟城濮

之戰與其攘夷狄救中國一時之權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五霸三王之辠人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見莊十六年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齊侯使國歸父来聘

左氏曰齊國莊子来聘義見隱七年齊来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公羊無師字

杜氏曰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

左氏曰三十二年冬杞子自鄭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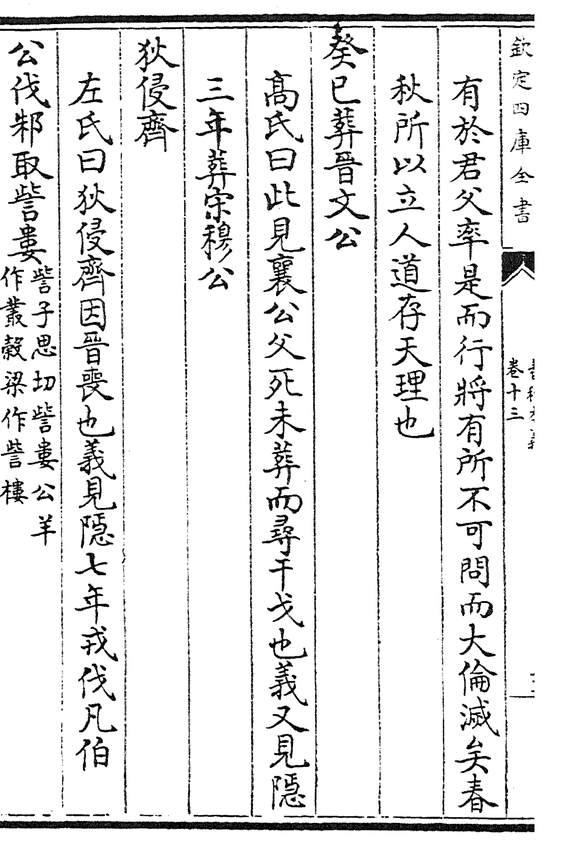
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

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
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
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
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逄
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
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
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
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

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辠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辠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劉氏曰

秦與人之臣而謀其君利人之喪而襲其國弱人之孤而死其親貪得其地而棄其師者也○孫氏曰晉襄公厄人於險非仁也却喪用兵非孝也邦衡胡氏曰春秋書及姜戎蓋夷狄不可與之共事自古未有不為害者今與之共敗秦惡可知矣愚謂夷狄犯中國治之是也然必視吾國之無故然後請於王而擊之可也若居喪而見伐不得已而應之可也秦雖不道本伐鄭耳不及晉也乃背殯從戎雖獲一時之勝

然比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何嘗
天壤之殊春秋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不以一時
攘夷狄之功而取之也義又見莊二十年齊伐戎○
君舉陳氏曰秦晉之構怨自是始更五君交兵無虗
歳曽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伯康侯胡氏曰杞子先
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徼幸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
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
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



有於君父率是而行將有所不可問而大倫滅矣春秋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癸巳葬晉文公

高氏曰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尋干戈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狄侵齊

左氏曰狄侵齊因晉喪也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公伐邾取訾婁訾子思切訾婁公羊作叢穀梁作訾樓

左氏曰以報升陘之役義見隱四年莒伐杞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帥公羊作率

康侯胡氏曰此皆不勝忿慾報怨貪得恃强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辠自見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存耕趙氏曰取訾婁已甚矣復伐焉君臣同惡也遂専一軍於是再見兵不戢而佳其不為亂階乎

晉人敗狄于箕

范氏曰箕晉地杜氏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義見莊二十年齊伐戎○許氏曰自三十年狄始侵齊晉未暇討自是中國歲有狄患至敗於此而後懲艾不復犯畧

冬十月公如齊

左氏曰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冬公如齊朝且

弔有狄師也義見僖十年○高氏曰公本事齊逮晉
文伯而受盟焉至是晉文已卒齊侯一使卿来聘而
公遂往朝之蓋魯因晉喪既伐邾矣故懼晉而改事
齊也公之季年所為若是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貫道王氏曰公嘗如齊矣未嘗至也此何為至哉公
反自齊而薨嫌以齊故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乙巳公薨于小寢

杜氏曰小寢內寢也左氏曰公如齊反薨于小寢即安也穀梁曰非正也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卒○東萊呂氏曰古人正終事甚重凡諸侯薨當在路寢雖病於小寢其甚危之時不可不勉强出就路寢故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高氏曰生不請天子之命而自立既不正其始死又不于正寢是不正其終也春秋所以詳著之康侯胡氏曰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

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公羊以西宮為小寢魯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治蓋降於王其以路寢為正則是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直書而義自見矣許氏曰君子自治常使心熟於仁而體安於禮則正勝於死生之際終不可亂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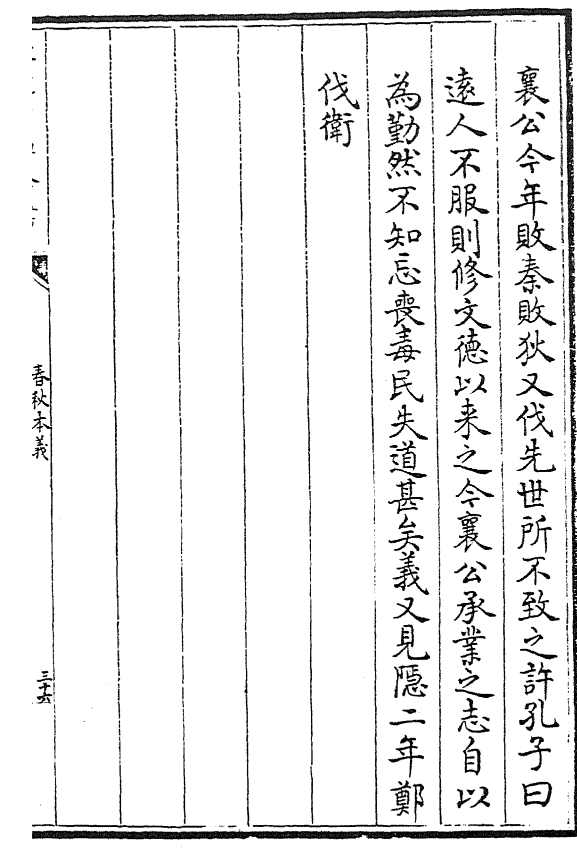
公羊曰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存耕趙氏曰霜隕矣草宜殺而不殺木宜萎而李梅實異也康侯胡氏曰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莘老孫氏曰陰陽四時之氣天地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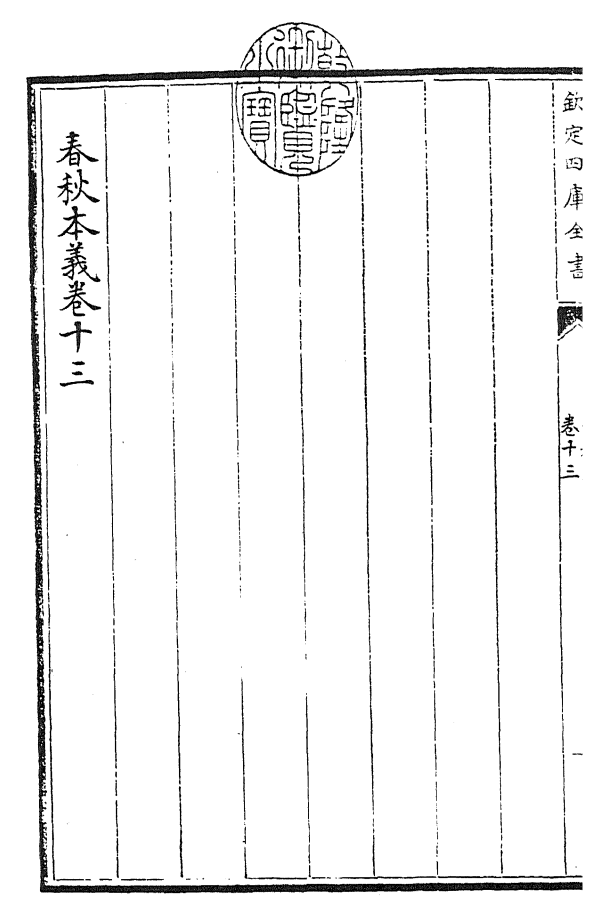
以生殺萬物者也雨露生之雪霜殺之天地自然之氣而四時之常也皇極之道行而和氣塞於天地之間則陰陽有常而生殺以時彝倫攸敘天過於陰陽則當生者不生當殺者不殺京房氏曰君假君權隕霜不殺草蓋草小人之類也霜不能殺猶人君威不能制小人矣許氏曰僖公寛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暗弱繼之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咎證著矣獻可杜氏曰春秋詳記災異不遺微細所以謹

人君之戒也家氏曰嚴冬不殺氣㬉也若謂此十二
月為建亥月則夏時之十月草未盡殺猶或有之春
秋何以遽書為異乎杜氏以其長歷而推謂此十二
月乃周之十一月令九月也指此為舊史記録之誤
春秋因之若九月之霜不能殺草尤未足為異春秋
何以動色而書之此夏正之冬何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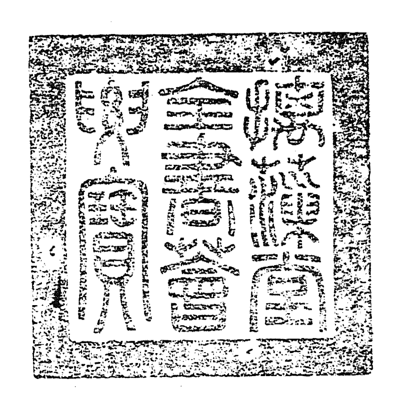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氏曰討其貳於楚也張氏曰許自文公所不能致


襄公令年敗秦敗狄又伐先世所不致之許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襄公承業之志自以為勤然不知忌喪毒民失道甚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春秋本義卷十三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沈啟晉